

最近,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塔米·达克沃斯创下了一个纪录:她本月9日生下一个女儿,由此成为美国首名在任期间生孩子的女参议员。美国国会中,女性议员本就是少数,目前也只有10名女性在担任国会众议员期间生子,参议员生子则是头一遭。然而,比这一纪录更富有传奇色彩的,是她的前半生经历。

她在战场上失去双腿 在议员任上生下女儿



塔米·达克沃斯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50岁“高龄”生女

创下纪录的塔米·达克沃斯绝对是个“高龄母亲”了,她今年50岁,刚生下的这个孩子是她与丈夫布赖恩·鲍尔斯贝的第二个女儿,起名叫做迈丽·珀尔·鲍尔斯贝。

塔米说,女儿的名字是她的好友、夏威夷州首位本土参议员阿卡卡给起的。就在塔米的二女儿出生前一个星期,93岁的阿卡卡刚刚过世。塔米大女儿的名字,也是由阿卡卡起的。实际上,夏威夷州这个地区对于塔米而言,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女儿的中间名“珀尔”则源于英文中的“pearl(珍珠)”,这是为了纪念鲍尔斯贝的姑祖母珀尔——她是一名军官,二战时曾在军中当过护士。

塔米不仅是首名在任期间生孩子的女参议员,还是唯一一名在担任参议员和众议员期间都生过孩子的女性。她的大女儿阿比盖尔生于2014年,就是她担任国会众议员时生下的,当时她已经46岁了。

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,塔米与夏威夷州颇有渊源,对军队也有别样的情感,而她又为何这么“晚育”呢?这些都要从这名传奇女性的个人经历说起。

经历过战争生涯

塔米·达克沃斯出生于泰国首都曼谷,从她的长相特征就能看出,她拥有亚裔血统——她的父亲是美国人,参加过二战;她的母亲则是泰国人,是华裔。所以,塔米也有部分华裔血统。

因为父亲当时正在东南亚工作,塔米的童年时代也是在

那里度过的,她学会了流利的泰语、印尼语和英语,中学则是在新加坡和曼谷上的。16岁那年,塔米随父母定居夏威夷。那段时间,她父亲正处于失业状态,全家甚至靠社会救济生活。

塔米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完成了学业,从夏威夷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,后来又考入乔治·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。这就不难看出,为何塔米会对夏威夷州有种特殊的情感。

1990年,塔米硕士毕业,她本想成为一名外交官,但似乎是骨子里流淌着来自军队的血液,她最终决定参军:她加入了美国陆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,1992年成为预备役军团的军官。大多数女性会在军队中选择偏文职的工作,但塔米更希望从事战斗一线的工作,因此,她选择了军队中为数不多的向女性开放的战斗岗位——直升机驾驶员。经过训练后,1996年,塔米加入伊利诺伊州国民警卫队。

参军期间,塔米在学业上同样没有放松,她在北伊利诺伊州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,直到2004年被应召入伍,参战伊拉克战争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,塔米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。在战争中,她作为副驾驶员驾驶的直升机被击落,为此失去了两条腿:她的右腿从臀部以下被截肢,左腿膝盖以下被截肢。坠机时产生的爆炸还差点毁了她的右臂,幸而最终救了回来。塔米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第一个遭遇双腿截肢的女性,她于当年12月获得象征勇敢的美国紫心勋章。

身体上遭遇的残疾没有打垮塔米,她的丈夫也一直在治疗过程中相伴她左右。2006年,塔米试图进入政坛。虽然她的第一次国会竞选遭遇了失败,但她被提名为伊利诺伊州退伍军人事务部负责人。在任期间,参加过战争的塔米创立了一个

项目,专门帮助那些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和遭遇脑损伤的退伍老兵,为他们的利益积极发声。

领导层需要更多女性

六年后,在政坛上已积累一定经验的塔米当选国会议员;2016年又成功当选参议员。作为民主党籍议员,她支持控枪,致力于为工薪阶层家庭发声。

在议员之位上生子后,塔米对母亲这重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,今年以来,她提议的多份法案都与母婴权益有关:如在机场设立母婴室、让新晋军人妈妈有更多时间与子女相处、让学生妈妈有权使用校内日托所等。

对于这次成为美国首名在任期间生孩子的女参议员,塔米觉得,这不该被认为是件多么稀奇的事:“我感觉参议院仿佛还生活在19世纪,而不是21世纪,这真是件悲哀的事。”她说,这反而反映了在国家领导层中,还需要更多女性,“无论是在国会中,还是在军队中”。

这一比例确实还有待提高。据美媒报道,在美国议会229年的历史中,迄今有过115届议会,产生了1972名参议员,但其中只有51名是女性,这也难怪在塔米之前,没有人曾在担任参议员期间生子。

“生儿育女不只是女性的事情,还是经济问题,影响父母双方。”塔米在二女儿出生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,“同时做母亲和参议员要多难有多难。但作为在职家长,我绝非个例。有了孩子,只会让我更努力工作,向辛勤工作的家庭提供支持。”她还表示,自己会更关注在职母亲和带薪产假,“带薪休假不仅是家庭和女性应得的权利,还是助推国家经济的当务之急。”

□个人意见

“我花了90000美元, 从IS手中买回10个家人”

本报记者 王晓莹
特约撰稿 宋金旭 编译

2014年,“伊斯兰国”(IS)攻入了伊拉克的辛贾尔镇,小镇居民哈利德与妻儿得以在IS占领之前逃脱,但他的另外19个家人被IS俘获。在过去的四年中,为了让家人得到自由,哈利德已经向IS先后付了90000美元,但目前也只解救回其中10个人。如今IS已基本战败,他却更加担忧:该如何救出其他幸存的家人?或者说,他们还活着吗?

去年9月26日,16岁的沙米娅在被IS囚禁三年多以后,终于回到亲人身边。时隔多年后亲人相见,他们抱头痛哭。在被关押期间,沙米娅被转手卖给好几个IS手下的士兵,在“伊斯兰国”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据点间辗转。她的自由,是叔叔哈利德用16000美元换来的。

哈利德还记得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攻辛贾尔镇的那天。那是2014年8月2日晚上,当晚无人能安然入眠。第二天一早,他们听到街上的尖叫声,才得知“伊斯兰国”进攻来了。哈利德弄了点汽油,拜托一个有车的邻居,把他和他怀孕的妻子、六个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。

就在他们即将逃离辛贾尔山时,哈利德得知,“在山脚下的所有人都被IS抓了,只有登上山的人才逃过一劫”。他一直给哥哥打电话,最终一个人接起了电话。“他说,我们是‘伊斯兰国’的人,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”

就这样,哈利德的哥哥一家都被抓了,只有一个侄子逃了出来。后来,哈利德找了一辆拖拉机,带着家人到了叙利亚边境。在战火中,他们沿着东北部边境走,直到逃离家乡24小时之后,到达了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一个较为安全的村庄。

哈利德哥哥一家像其他在辛贾尔的居民一样,是雅兹迪教派的成员,这个教派被“伊斯兰国”视为“崇拜恶魔的人”,落到IS手中,他们最可能的结局就是被奴役或者被杀害。



哈利德和他的家人们在一起。

接下来的一年多,哈利德收到了一些来自人贩子的消息,他才知道IS已经把妇女和儿童转移到了叙利亚。之后,武装分子开始在聊天软件上交易俘虏,发布照片,给出价格。

哈利德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救回家人的机会,他开始与人贩子建立联系,并开始努力筹钱。但筹集足够的钱是最难的,为了赎回弟媳、妹妹和她的孩子,他要付38500美元;为了赎回儿媳,他要付29000美元。可这些钱从何而来呢?哈利德现在只是难民营里的一个生物老师,收入并不高,他说,有些钱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,还有些是国外的亲戚汇来的。到去年IS失败时,他总计筹到了90000美元,赎回了10个家人。

然而,这些本来就不光明正大的交易,随着“伊斯兰国”的战败变得更加困难。如今,如果要向叙利亚境内转账,就必须得到安全部队的许可。哈利德支付的“赎金”有些已经被伊拉克官方设立的机构退回了。

IS战败后,哈利德的寻亲之路变得更加困难。“我不知道他们已经被IS杀害了,还是在空袭中遇难了,或者还和IS在一起,我现在什么确切的消息都不知道。”

他不愿意放弃:“即使他们已经死了,我也想用DNA检测确定(是不是他们)。”